



坐看云起

汪新军

父亲爱书

父亲是一位农民，也是一位爱读书的农民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的大脑里储藏了许许多多的知识，许许多多的故事，许许多多的图画。他与村中的其他人不同，能讲出许多道理，说出许多农事以外的新鲜事儿，能引经据典地分析现实生活的正误曲直，是村里村外的“明白人”。十里八村谁家有个三长两短、矛盾纠纷，就会找父亲问个明白、讨个道理。

小时候，我们姐弟三人最幸福、最惬意、最兴奋的时刻，就是晚饭后蹲坐在炕头儿上，听父亲讲那些天南海北的故事。我们听得如痴如醉，久久沉浸在其中，仿佛穿越到了另外一个时代和世界。从父亲的口中，我们不断认知着一个与村落完全不同的外部世界。

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们姐弟三人也爱上了读书，平日积攒下来的零花钱，也大多用来买书。读完了手中的书，就以书换书来读。对此，母亲是极不乐意的。她不忍心看着并不富裕的家庭，大大小小的几个人都在用钱买一些没有多大用途的书。她强烈反对我们的行为，常说：“书能当饭吃吗？不看书行，不吃饭能行吗？看书有什么用？能把肚子填饱？一家人都看书，家里的活儿别干了！”父亲听着母亲的唠叨，一笑置之，仍自顾自地埋头看他的书，对我们姐弟三人的买书、换书行为也听之任之，不加反对。就这样，我家成了村里村外藏书最多的人家，也成了村村后公认的“读书人家”。



光明故事

姜德照

麦子返青水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在过去农村生产队的那些年月，很多时候好像“春脖子”特别短。这里的“脖子”指的是时间，所谓“春脖子”是指立春节气后到天气回暖这段时间。如果立春过后，天气很快暖和起来，和煦的阳光打在人们身上，感觉特别舒服，一般过不了多久初夏就会到来了，时间好像很短，因此就说“春脖子短”。这样的日子，气温回升快，大地回春早，村里人家早早地就到庄稼地里忙碌起来了。大人们到麦地里锄草，孩子们在麦地里拔菜，我们老家村西头池塘边扬水站的那台抽水机也开始轰鸣起来，要给地里的麦子浇一遍返青水。

此时冬雪早已融化，麦地的土壤开始疏松起来，一脚踩下去软软的。麦子开始返青拔节，麦地里的苗条菜、芥菜之类的野菜也随着麦苗快速生长起来。于是，下午放学后或周末，那些翡翠般油绿的大片麦地里，下午一群穿着花色各异衣服的孩子，提着篮子穿行着拔野菜。他们嘻嘻哈哈，或低头弯腰，或直立奔跑。大人们说，这时候的麦苗不怕脚踩，越踩麦秸以后长得越壮。

村西的那座扬水站，恰好离我家不远。扬水站配套的水渠是用石头和石灰砌成的。紧靠扬水站机器的水渠很深，有一人半深，越往村里水渠越浅，最低处也就大半人深。机器轰鸣后，抽水机就开始

又安全，根本不用担心被人发现。只待自己识的文字更多时，再悄悄将它取出，一睹为快。就这样，这本崭新的《杨家将》被我隐藏在家中的米缸底部，一藏就是两年之久。

直到我上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暑假，母亲外出劳作，父亲和姐姐在家中收拾房间，无意间挪动米缸时，才发现了这本被我隐藏许久的《杨家将》。原本栩栩如生的彩色封面，早已被腐蚀得面目全非，威风凛凛的“穆桂英”也失去了应有的“照人风采”。我懊悔地垂着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！父亲没有责怪我，反而鼓励我好好读读这本书，认真汲取和领悟书中的道理。看到一本早已烂了封皮的《杨家将》，父亲也没有追究它的来源。于是，这本残缺的《杨家将》在家中公开亮相，成为我们争相阅读的共同读物。

受父亲的影响，我们姐弟读过的书越来越多，直到跨入高中阶段，受到学业的制约，我们才相继停止了购书、读书的行动。而此时，倒是父亲，总在我们忘我苦读的时候，抱上厚厚的一本书陪坐在我们的身边，津津有味地读着，颇有一种和我们在一起“冲刺高考”的架势。每每回望父亲低头读书的背影，我的鼻子便不由自主地泛起一股酸涩的滋味儿。我们深知，这是父亲在为我们营造一种安静、温馨的学习环境和良好氛围。其实此时，他读书已经非常吃力而费劲了，但是他依然坚持着。

父亲在弥留之际，双手已经捧不起一本厚书了，可他依然读着一本装帧轻便的杂志。我们都劝他别看书了，费神费力费脑费眼睛，他却笑呵呵地说：“打发时光呗，这样即便你们不来陪我，我也不觉得孤独。”就这样，父亲在“现实”和“精神”这两个世界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。他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作品，也没有留下什么深刻感悟，更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，但是，他以自己的行动告诫我们，要从书中获取维持生存和成长的知识、品德和修养。

一有闲暇，我便以书为伴，算是沿着父亲的足迹在前行……

把池塘的水抽出来，扬到水渠中。水渠从村西延伸到村东，中间有几道分流口，可以把水从中途截下来，分别流往沿途的麦地中。麦地里有值班的人，会用铁锹把水沟开个口，再把水引到麦畦中。每天的灌溉时间通常很长，但灌溉的时节比较短；而水塘的水有数，抽水时间要以水塘水的多少而定，以把水塘抽干为准。水塘下面有泉眼，抽干后一天多水塘就又积满了水。

抽水机把水抽到水渠时，经常会带上来一些小水，孩子们就都跳到水渠中，捉那些活蹦乱跳的小白漂子、草鱼、小鲤鱼。有的小鱼会随着水流游到麦田里，孩子就跟着到麦田的水沟里抓。看到水渠里的清水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坐不住，纷纷端着满脸盆的脏衣服，到水渠边洗衣服，整个水渠上都是女人和孩子的嬉闹声和棒槌敲打衣服的砰砰声。

现在老家村里的人已经很少了，再加上土地承包后，麦地不需要集体浇返青水了，扬水站和水渠也荒废了。但我每次回老家，走到这里时，还能回想起小时候这里人声鼎沸的热闹场景。

春天与冬天只隔着一场雪的距离。二月的雪时常粉饰着天空，洒下的是残冬最后的寒气，以洁白的姿态宣誓着春天的到来。春天与冬天的界限是瓦解，春风总是捷足先登。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它抚摸着你的脸，像母亲的手，但只有一瞬间，触目仍是大地的那硬、树枝的冷，刚才抚在脸上脸上的余温，已消失殆尽，刚才冰冷贴在脸上脸上发颤。寒与暖较量着，由远及近，由近及远，变幻着节奏和步伐，春依然在地平线之外。

忽然，就那样一种味道从空中飘来，如烟似雾，你想闻个够，却在倏忽间没了踪影。不经过一番洗礼和争斗，冬天的痕迹，是不会悄无声息地隐退的。

倘若你要目睹冬天怎样退去、春天怎样到来，大自然怎样完成这最奇妙的过渡，就到山林里走走。那日，我怀着一种好奇的心，到树林、山洞去寻找春的踪影。原来春天最先藏在深山里。那种隐隐约约的苞芽扎根在山洞、树林还有广袤的原野和土地上。春天与冬天隔着一层绿，只有一步之遥。在石缝里、岩石边和崖壁上，一直有毛茸茸的细丝般的生命在挣扎，在攀爬，在延伸。它们蕴含着无尽的力量，仿佛在生命与命运进行一场无声的抗争。我的心被深深地地震撼了，一种复杂而深刻的情感涌上心头。我感受到了它们对生命不屈不挠的精神。这种精神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，让我几乎无法呼吸。

这时，一阵微风轻轻拂过，带来了泥土的芬芳和绿叶的清香。那是来自生命深处的气息，是春天的味道，是希望的味道。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仿佛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快地跳跃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在困境中坚持的身影，那份坚韧和勇气如同这春天的生命一样，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。

是春天的味道，不，是那一抹绿，招引着我往大山深处走去。我攀爬的每一步，都能感受到风的柔软。俯首低眉间，小草颤抖着梳理乱乱的发，清激的溪流从高处倾泻而下。抬起头来，沿着溪水潺潺的声音向上望去，突然眼前一亮。一株柳，不是几株或一排，赫然出现在眼前。先看那绿，从树枝上旁逸斜出，嫩芽上有着鹅黄的底子，淡淡地散发着春的味道。再看那绿，鲜润无比，仿佛把蔚蓝的天融了一块。我

我的老家在乡下一个偏僻的村庄。小时候，父母上班无暇照顾，就把年幼的我送回老家。童年的我，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。

每年到了腊月，爷爷奶奶就忙活起来。快到年根了，早上吃过饭后，爷爷就会穿上奶奶给他找来的出门时穿的衣服，拎着一个帆布袋，骑上他那辆敦实的大金鹿自行车，不厌其烦地数次往返于城镇与乡村之间，购买年货。记得有一年腊月，爷爷买了一个大猪头，他嘴上惬意地嚼着早烟烟斗，手里拿着烧红的烙铁，去除猪头上的毛。他支起的小锅里熬着松香，弥漫开来的奇怪的香味引得我们这群孩子尖叫着围拢上来，七嘴八舌，叽叽喳喳。奶奶则领着刚结婚的俏丽媳妇和尚未出阁的巧手姑姑忙着包饺子、包包子、蒸红枣饅饅、炸面鱼。外面寒气袭人，狭小的屋内却充满着欢声笑语，房间里氤氲着香喷喷的热气，到处弥漫着温暖的节日气息。

腊月二十八九，落日是近山边，熟悉的背影出现在村口的暮霭中。渐渐看清了，是在外边工作的父母、叔叔带着上学放假的哥哥姐姐们回来了。家里人欢呼着聚拢起来，“兄长弟短”地彼此打着招呼，互相打量着是长胖了还是变白了，每个人都是一个个地高兴，一样地欣喜。我和几个放了寒假早回到老家的堂兄姐妹们拥上前去，争抢着父母、叔叔带回来的糖果、点心、玩具和过年的新衣，然后一窝蜂散开，脚不点地地窜回家，逐一试穿新衣或把玩新玩具，品味好吃的点心。对即将到来的大年一充满了吃好吃穿、穿新衣、压岁钱的憧憬。

终于等到了腊月三十的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。这天晚上，大人们格外忙碌也格外耐心，因为这天晚上是不许呵斥小孩子的，而孩子们也早被悄悄嘱咐过，不许哭闹，不许乱说话。这个时刻，也是姑姑、婶婶大展厨艺的时候。记得那年做年夜饭，刚进门的婶婶忙着给厨屋烟熟的小姑娘打下手，却不时对小姑娘做好的菜肴品头论足，借故把手中的活推给了婶婶。谁知婶婶竟不慌不忙，顺势站到了灶旁，煎、炸、炒、蒸、炖，有条不紊，做好的几道菜在全家人惊讶的目光中弥漫扑鼻的香气。从那年开始，家里便有了不成文的规矩，年夜饭由小姑娘和婶婶共同担纲。待到饭菜做好，酒也早已温好，爷爷、二爷爷、爸爸、叔叔都聚在奶奶家，大家推杯换盏地喝将起来。几杯老白干下肚，潮红涌上面颊，大家的话也多了起来，侃家常、聊收成、说工作、

想起了丰子恺笔下的《杨柳》一文，写春色曰“陌头杨柳”，写春景曰“万树垂杨”，称呼春曰“柳条春”。作者赞美柳下垂的姿态，不管拔得多高，都要垂下来，这有别于其他植物的浮华。花木大都是向上发展的，红杏可以长到出墙，古木可以长到参天。向上生长固然是好的，可是一味地向上，却忽略了根基的土壤，甚至是根部已腐烂，却在夸耀自己的风采，就不对了。杨柳却不同，“它无论长得多么高，都要垂下来，而且越高，垂得越低。千万条陌头杨柳，条条不忘根本。”这是杨柳的可爱之处。我在细细品着这杨柳，它不仅承载着春的味道，也象征着春的精神。难怪文人雅士把春天的杨柳歌咏得各有风采。我这样想着，突然一枝柳条横在了我的眼前，我端详它的颜色、它的纹理、它的脉搏。它有一种浑然天成之美，纤细中有着柔韧，淡淡中蕴藉着丰厚。尤其是它垂下来的姿态，更是生命的一种平衡。刹那间，我感觉到这山、这树、这柳，都写满了春的色彩、春的姿态、春的向往。于是我的心在惶惶然中有了寄托。

那日下山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：“姊妹，快来看看我的野菜，都摘得干干净净，带点回家吧，纯天然。”抬头看到一张纯朴的满是皱纹的妇女的笑脸，我笑着接过菜篮子中那一簇簇的野菜，我清晰地看到她手上的老茧和指缝间嵌着的泥土。付钱后，我提着满满一篮子野菜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那些嫩绿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，仿佛在向我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和希望。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在乡下的日子，那时的春天也是如此美好。我和小伙伴们会在田野间奔跑，追逐蝴蝶和蜜蜂，采摘各种各样的野花和野菜。那种无忧无虑的欢笑和快乐仿佛又回到了我的身边。

如今，虽然生活节奏加快了，但这份对春天的热爱和向往依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。我要把这份春天的气息带回家，让温暖我的每一个日子。我把野菜做成美味的佳肴，与家人一起分享这份春天的馈赠。我相信，这份春天的气息和希望会传递给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

讲子女，谈到开心处，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。

年夜饭吃到十一点多，大人们渐渐散去，小孩子们却依然没有一点睡意。这时候，爷爷开始了小孩子们眼中最隆重的仪式——分发压岁钱。爷爷郑重地从炕头的柜子里拿出一个朱漆的匣子，打开匣子，里面分了几个小格，每个格子都是崭新的纸币，伍元、贰元、壹元、伍角、贰角、壹角，一摞摞摆得整整齐齐。我和哥哥、姐姐以及叔叔家的哥哥、弟弟围成一圈，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。当当时，时钟敲过十二下，爷爷开始派发压岁钱了。记得最早是每人贰元，后来成了每人伍元。收到爷爷给的压岁钱，我们都兴奋地喊着：“谢谢爷爷，爷爷奶奶过年好！”

长大一点后，我要上小学了，被父母接回身边，离开了被曾祖母和爷爷奶奶呵护照顾的老家。此时哥哥姐姐都长大了，离开父母外出求学。因为离家距离爷爷奶奶的老家很远，我们兄妹也大了，回老家住不方便，除夕便不再回老家过年。除夕的晚上，便是我们一家五口团圆的时刻。每年除夕的年夜饭，由全家人每个人做一个拿手菜。记得妈妈和哥哥买回很多本菜谱，对照着菜谱准备食材，然后开始各种煎炒烹炸。爸爸的拿手菜是蛋炒西红柿、炒花生米，姐姐的拿手菜是醋溜白菜，我刚上学，只能半认半猜地给妈妈和哥哥派菜谱、监督流程。

吃了年夜饭，通常要举办我们家的家庭春节晚会。跟年夜饭一样，照例是每个人都要出一个节目。妈妈拉二胡、拉手风琴，哥哥吹笛子、吹口琴，姐姐唱歌，我伴舞，爸爸当观众，负责鼓掌。记得有一首儿歌，歌词是“你呀小妹妹，你呀脏脏的小妹妹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脏”，我便随着姐姐的歌声，扮演一个委屈解解的小妹妹。还有一首歌的歌词是“小柳树，是我栽，雨儿浇，太阳晒，嫩芽儿长起来，嫩芽儿长起来”，我便披一条绿色的纱巾，起劲舞着，然后随着歌声慢慢站起来，缓缓长大，长成一棵大树。有时候，父母有了兴致，还会跳交谊舞、吹兵舞。妈妈还会唱好多苏联歌曲：《喀秋莎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《小路》《红河谷》……

童年的爱，能滋润一个人的一生。春节又到了，我的耳畔又响起母亲轻柔舒缓的歌声，看到了爷爷郑重打开的朱漆木匣……



心香一瓣

鲁从娟

淘书之乐

每天下午路过黄务街，在靠近官庄小学的位置，就会看到那个街边的书摊。书摊很简单，就是支起一个铁架子，上面铺一块又宽又长的木板，上面密密匝匝、层层叠叠地摆满了书籍。旁边的一辆面包车的车门敞开着，里面也是一摞摞的书。在这里摆摊的是一位约五十岁的男士，他从不招呼生意，总是在慢条斯理地整理着书籍。

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过来摆摊的，反正几乎每天下午我都会看到这个书摊。我路过这里的时候一般都是放学的时间点，来接学生的家长跟赶似的熙熙攘攘。等待的空档儿，家长们正好随手翻翻书打发一下时间。学生放了学，也会一窝蜂围着书摊转一转，翻一翻。一阵风吹来，把文字吹到校园附近的四面八方。

现在网络发达，各种媒体信息铺天盖地，大人都成了手机控，读书似乎成了一件奢侈的事。街上的书摊也很少了，到你走几里地甚至几十里地都很难看到一个。所以，这个书摊，给我一种亲切的感觉。每次路过书摊，尽管天色已晚，但我的脚步总会慢下来，手也随即翻开了书。翻书也是一种乐趣，翻翻看看，闻一闻书页间泛起的纸香。往家的方向走的时候，一路回想阅读过的文字，心中难免荡漾起涟漪，实在是妙不可言。

有一次，我在书摊上居然淘到了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。这本书我早有所闻，却一直未曾阅读，惭愧得很。那日一见，果断拿下，收入囊中。记得去年五一

期间，我刚邂逅这个书摊的时候，就买了一本《苦菜花 甘蔗芽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姜淑梅，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老奶奶。她60岁才开始跟女儿学写字，75岁开始学写作，不到一年，创作十余万字。我看过她出版的第一本书《穷时候 乱时候》，书中的故事短小精悍，情节生动，是一部乡土家族史，也是一部被战乱、死亡和饥饿浸泡的民族血泪史。姜淑梅阅历丰富，历经战乱、饥荒年代，笔下的故事篇篇精彩传奇。她在晚年实现了从文盲到作家的华丽蜕变。

东方文化市场有个旧书店，一次和朋友去淘书，被店主拉到他们家的“烟台东源阅书院”群。每天晚上7点是群里的高光时刻——准时上传图书。这些书大多都是旧书，封面都已被岁月包浆成黄褐色。每本书都标有价格，从三五元到十几元不等，很亲民。接下来可就热闹了，群里熙熙攘攘几百人都出来淘书，这本我要了，那本他留下。我刚想拍下那本王朔文集《橡皮人》，一句“橡皮人我要了”豁然弹出。于是便紧盯手机屏幕，期待新一轮上传书目。这不仅仅是购买书籍，更是一种淘书的体验。读书要有兴趣，没有兴趣，就不会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。比如说我，喜欢温情的散文、小说之类的书，而对那些文史资料之类的书籍不太感兴趣，所以很少买。好在百货中百客，这么多书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

“烟台东源阅书院”群里出售的书籍名目繁多，有1982年的绿皮《青年文学》，也有1983年李存葆著的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有烟台作者安家正著的《老烟台履痕》《烟台要事考略》《回忆红七军》《白求恩》《焦裕禄》等，还有《保健食谱大全》《家的模样》《鲁菜之都》等家常日用书，还有《青年文摘》《读者》《春秋》之类的旧杂志。涉及面很广泛，真是旧书大荟萃。有位淘书者发话说：“这些书，是我们那代人的情怀。”因为是旧书，所以价格都很低廉，比如说，一本2001年的《巴金小说》售价才6元，一本北岛的《蓝房子》售价才8元，这让广大书迷过足了淘书瘾。

有很多名家，也和我一样享受到了淘书的乐趣。比如说朱自清，他在《伦敦杂记》里说：“你得像逛庙会逛小书那样，在玩玩儿，一半当真，翻翻看看，看看翻翻，也许好几回碰不见一本合意的书，也许霎时间到手了不止一本。”孙犁则说，读买来的廉价书是野味的读书，印象深刻，乐趣也最大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在河间县的集镇大街上，有推着独轮车卖旧纸书的小贩，孙犁曾花很少的钱，买到了原版书《孽海花》，他迫不及待地坐在树下读得津津有味。汪曾祺在上海一所中学任教时，在校外地摊上，用极低的价钱，买到了一本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《董解元西厢记》。书中汤显祖的批语极为精彩，曾被汪曾祺视为珍宝。旧书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，它始终会给淘书者带来意外的惊喜。无论数字阅读如何廉价，拿到手的纸质书都具有不可替代性。

爱书人买书，就像女人买衣服，永远不嫌多。在旧书店买书，或在街边书摊淘书，每一次都充满期待和惊喜，因为不知道会淘到什么样的宝贝，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淘书的乐趣。若是遇上自己喜欢的好书，便眼疾手快，统统抱在怀里，然后再和摊主讨价还价，以求花最少的钱买最心仪的书。那感觉，简直就像淘到了宝，回家翻翻看看，看看翻翻，眉眼含笑，能乐上好几天。

爱书人买书，就像女人买衣服，永远不嫌多。在旧书店买书，或在街边书摊淘书，每一次都充满期待和惊喜，因为不知道会淘到什么样的宝贝，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淘书的乐趣。若是遇上自己喜欢的好书，便眼疾手快，统统抱在怀里，然后再和摊主讨价还价，以求花最少的钱买最心仪的书。那感觉，简直就像淘到了宝，回家翻翻看看，看看翻翻，眉眼含笑，能乐上好几天。